大時代裡不平凡的小人物

爺爺的溫暖練習曲

爺爺生前常於夕陽西下時走到家門口，靜靜遙望遠方，一邊看著落日，一邊像是有心事般低聲呢喃。孩提時的我對此難以理解，年歲漸長，跟著父母離開故鄉臺東，前往高雄生活後，我才明白，爺爺遙望的遠方是故鄉，低聲呢喃是對在大陸的母親的歉意與思念。

爺爺王保欽於民國十四年出生於河南獲嘉，父親王慶年是醫師，母親齊氏是在家相夫教子的婦女。抗日戰爭爆發後，國家局勢動盪，爺爺和其他年紀相仿的孩子們隨著私塾老師離開父母、家鄉，隨後入伍跟著部隊一起生活、學習，沒想到與父母一訣別就是一輩子。

對於爺爺參與的戰役，我沒有很深入的了解，爺爺與同袍間的情誼卻讓我印象深刻。爺爺曾說，部隊裡有許多從小一起長大的弟兄，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在朝夕相處、共患難的意識下，大家就像家人般互相照應，成為彼此的支柱與靠山。

一次戰役中，一位長官和同袍被射中七槍，意識清楚，但無法行走。當時擔任文書職的爺爺不知道哪來的力氣，顧不得自身安危，扛起長官和同袍，突破重重難關，將他們送到軍醫處診治。來臺灣後，大家身處各地，那位長官和同袍還特地到臺東拜訪爺爺，只為再次親口說聲感謝。

除了在軍中任職文書官，爺爺也曾在學校擔任歷史教師一學期。在短暫教學生涯中，爺爺對授課細節多不記得，但對為學生挺身而出的事仍印象深刻。

平時待人親切的爺爺，剛正的性格也讓人敬畏三分，尤其遇到不公正的事，更是不畏權貴，只為捍衛真理。一次嬉戲打鬧中，某位將軍的兒子打傷同學，為避免麻煩，校方包庇將軍的兒子，沒有為受傷的學生伸張正義。身為受傷學生的班導師，爺爺聯絡將軍到校，要求將軍的兒子向同學道歉。這位將軍自知理虧，除了令兒子道歉，也補償受傷學生的醫藥費。因為這次事件，班上同學更加喜歡這位來自大陸的歷史老師。

走過兵馬倥傯、時局紛亂的年代，爺爺更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日子。服役近四十年後，爺爺放下步槍與軍刀，拿起畫筆與雕刻刀，與奶奶在臺東太麻里開了雜貨店「誠正商店」。每個早晨，居民們總會聽見爺爺充滿鄉音與朝氣的問候，並對來往人們投以微笑，成了當地居民共同的回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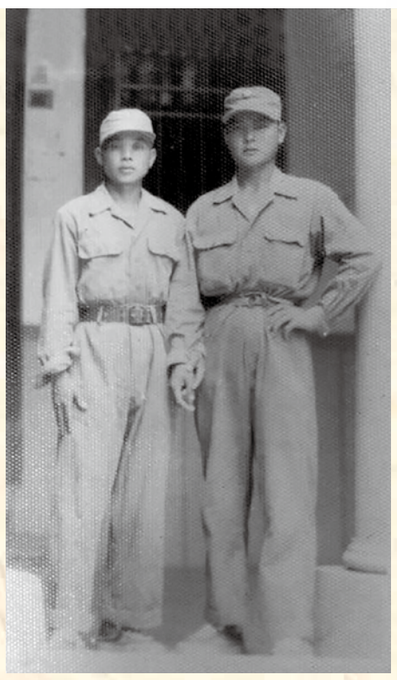
有些人知道爺爺喜歡雕刻，會特地帶品質好的木材給爺爺，敦促爺爺趕快創作。我離開臺東前，每天放學或假日，便充當爺爺的小幫手。爺爺雕刻的同時，也是專屬我和爺爺的「歷史課」時間，即便已忘記許多內容，爺爺和藹的臉龐和親切的笑容，至今仍深刻烙印在腦海中。

民國九十五年，陳懷恩導演拍攝單車環島電影《練習曲》。主角懷著對家鄉與音樂的熱情，在單車環島之旅過程中，看見許多故事，我的爺爺很榮幸參與其中。

電影情節敘說主角行經太麻里休息，看見雜貨店內擺設的各式雕刻，與一位爺爺的對話。爺爺細心解說每一件作品的故事，其中他最鍾愛的是一尊雙親的雕像。只見爺爺眼眶泛紅，哽咽地說：「慈母……全世界只有一個母親啊！我對不起我的母親，至今都沒能回去探望她，我很不孝，都是我的錯。」

戰爭使人們流離失所，撕裂無數家庭，我的爺爺是歷史洪流裡的小人物，但他的故事代表一個大時代的縮影，因為有遺憾，才會更珍惜擁有的一切。如今爺爺已逝，雖然悲傷和不捨仍在，但爺爺溫暖正直的風範永存我心中。

【作者速寫】王治國，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畢業。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專任助理。



↑王保欽（左）與軍中同袍。（圖／王治國）

→王保欽最鍾愛的雙親雕像。（圖／王治國）

竹籬歲月

看飛機還能抓魚　機場裡的眷村時光

住眷村不稀奇，住在「機場裡面的眷村」就不一樣了。

我小時候住的眷村稱為「北機里」，在屏東市北機場塔臺旁邊，約有七、八十戶，因為環境特殊，留下不少回憶。住在機場裡，最特別的是一出家門就能看見飛機起降。從早期的P-51野馬式戰鬥機，中期的F-84噴射機、F86軍刀戰鬥機，到後期的C-46、C-47、C-119運輸機等，都讓大家大開眼界；加上那年代常有中、美聯合演習，也讓我們見識到航空母艦上的摺疊翼戰機。

那時，飛行員是機場眷村孩子們心目中的英雄，許多人都想：將來長大了，我也要像他們一樣，當一位飛行員。

除了能時常見到飛機起降的情景，另一項樂趣，就是能在機場裡「抓魚」。機場涵洞終年積水，裡面還有魚。放假前，孩子們就開始招兵買馬，相約周末一起去抓魚。

周六下午不上課，有人拿臉盆，有人拿水桶，迫不及待向涵洞走去。到達後，分配好任務，大夥合力將積水潑到土堤外面，只見臉盆、水桶齊飛，大家都濺了一身泥水，魚兒張口浮在些許積水上，奄奄一息，大家便開始抓魚。不久，一桶桶、一盆盆，滿滿都是魚，我們幾個花臉都露出潔白的牙齒，笑開懷。

但一個下午不見孩子蹤影的父母們，又急又氣的拿著棍子等在家門口。當孩子們滿載而歸出現時，父母明白，孩子們去抓魚，不只是為了玩樂，也是為了幫家裡加菜，一場玩樂抓回的魚，能讓家裡連吃好幾天。

屏東機場緊鄰高屏溪，大雨過後溪水暴漲，是最危險的時候，但小孩子不懂，便相約去高屏溪戲水、打水仗，大家都玩得不亦樂乎。

兒時另一項樂趣，便是自己製作玩具。那時生活普遍清貧，父母沒有多餘的錢給孩子買玩具，但我們的玩具可不少，許多都是自己做的。就拿做毽子來說吧！做毽子有三樣東西不可少：醬油瓶蓋、公雞羽毛、鵝毛管，左鄰右舍的大公雞、大白鵝毛都是隨手可得的材料。

那個年代生活艱苦，娛樂不如現在多，但大人、小孩都學會苦中作樂，以不花錢為原則。軍中也有所謂的「克難樂隊」，一個汽油桶、一個沙鈴、一個口琴就能組成一團樂隊，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不可思議，但這都是我們當年在眷村裡令人回味無窮的往事。

【作者速寫】何德大，政工幹校（今為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）十四期體育系畢業，曾任陸軍官校體育組上校組長。

↑何德大（左）民國六十三年與妻子在北機里眷村合影。（圖／何德大）

軍旅憶往

永遠的傘兵　終生的榮耀

車行經過下淡水溪（今為「高屏溪」），不久就看見熟悉的大武營椰蔭。「大武營」是「傘兵的家」，民國三十三年於雲南昆明建軍，是亞洲第一支空降部隊，寫下輝煌的軍史。

民國五十八年，我於陸軍七一五梯次入伍，從新竹搭火車南下，被帶往位於屏東的空降部隊司令部（今為「屏東市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大武營空降傘訓中心」），成為陸一特傘兵，年底完成新兵訓練。

那時在大武營接受地面傘訓，首先要克服懼高症。從三十四呎高的高塔跳下，每次往高塔踏上一層，心跳就增加好幾下，甚至半夜常聽到同袍在夢裡喊叫跳傘的口號。

「金色傘徽」代表傘兵的榮譽，完成五次跳傘，傘徽上有一朵梅花；完成二十次跳傘，有兩朵梅花；當時連上有三名長官參戰過東山島戰役，傘徽上是三朵梅花，表示超過五十次，令人肅然起敬。在一千兩百尺潮州上空，我五次從C-119運輸機上被「趕」下去，得到有一朵梅花的金色傘徽。

我國和約旦、柬埔寨尚為邦交國時，這兩國曾派員來大武營受訓；也與美國有過「天兵」聯合空降演習，場面壯觀盛大。當時我在補勤營衛生連服役，日常的任務是到屏東潮州或高雄大樹的嶺口待命救護。後者因屬特殊地形，所以須戴頭盔和穿防護衣，每跳傘完十二次，另發給一枚銀色徽章。遇上夜間跳傘，如果有人「掛」在樹上，就要搜索到天亮。

當時國軍訓練扎實，行軍要綁沙袋，站衛兵要戴防毒面具，早上要跑三千公尺、打莒拳，甚至握拳做伏地挺身。

後來我考取國防醫學院研究所，畢業時以上尉任官，連跳幾級，算是行伍出身。民國七十一年，我擔任空軍的「航醫訓練班」計畫官，考量醫官日後要同乘飛行，因而重返大武營，協調安排一日的基本傘訓。沒想到出來接待我的長官，竟是在大武營受訓時的營長，當時他已高升為副參謀長。後來我去大武營察看學員受訓情形，衛生連連長帶我去看昔年的士官兵寢室，並且在睡過的床鋪前拍照留念。

民國九十四年八月退伍前，我到華沙參加「國際航太醫學年會」發表論文，當時駐波蘭代表是前總政治作戰局（今為「政治作戰局」）局長鄧祖琳將軍，他熱忱地邀請我到官邸作客。實在太巧了！當年服役時，他是補勤營保傘連連長，記得他要求嚴格，凡是沒向長官敬禮的士兵，就會被他罰站在「整肅儀容」的鏡子前敬禮一百次。

大武營是「傘兵的家」，有我懷念與榮耀的日子，我的軍常服始終配掛傘徽，終生引以為榮。

【作者速寫】溫德生，五十八年陸軍七一五梯次入伍，為陸一特傘兵。九十四年自航空生理訓練中心上校主任退伍。

↑溫德生於屏東潮州傘訓場接受空中跳傘訓練。（圖／溫德生）

旅遊見聞

重返菊島　別有一番情懷

一群退伍的老兵，一起共同成長的夥伴，玩興大發，相約來趟「菊島（澎湖）遊」。

澎湖曾是大夥最熟悉的地方，那裡有我們青春的歲月，有我們生命中的光與熱。再次登上澎湖，大家期待不已。

「菊島」雖為島，四天三夜也只能選擇性遊玩。我們第一天由本島出發，先在白沙鄉參觀水族館、通梁古榕，再經跨海大橋到西嶼鄉的鯨魚洞、小門地質館、漁翁島燈塔，最後到西嶼西臺砲臺。同行的牛嫂與管理漁翁島燈塔的父親，曾在這裡度過一段童年歲月，故地重遊，應別有一番情懷在心頭。

離島是此行的重點，我們第二天從南海遊客中心搭遊艇，先登七美嶼再駛向望安嶼。七美以奇特地景為特色，大獅、望夫石、小臺灣都展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；望安則以曲折的海濱及綠蠵龜洄游吸引遊客。而七美的七美人塚、望安的仙跡岩都各有美麗動人的的傳說。另一方面，七美的雙心石滬、望安的花宅古厝也讓人看到先民的智慧，雖在烈日下來去匆匆，但值得一探。

下午由赤崁的北海遊客中心坐遊艇到吉貝嶼後，大夥迫不及待趕在落日前在綿延的白色沙灘戲水弄潮，晚上則享受一頓豐盛的海產大餐。隔天晨起，體驗捉蟹、「抱墩」捕魚之樂；傍晚前回到馬公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，迎接花火節大秀。

臨別前，再巡禮湖西鄉一圈。昔日我們共同參與三軍兩棲「軍演」的海灘，物換星移，周邊聚集多家深具異國風情的特色民宿，現已蔚為遊客渡假的天堂。

我們回程改搭臺華輪回臺灣。時光彷彿回到從前服役時，當年帶「艦」進出澎湖水道，穿越「黑水溝」的往事，一幕幕浮上腦海，細細回味昔日那股豪氣。

船到岸，我開車回家，一路上哼唱著「澎湖灣，澎湖灣，外婆的澎湖灣，有我許多的『青』年幻想，陽光、沙灘、『天人菊』、仙人掌，還有『幾位老艦』長……」一趟菊島藍天碧海行，留下美好的回憶。

【作者速寫】管振青，海軍官校五十九年班，服役海軍近三十年，八十七年退伍。

↑管振青（前右2）與同袍及眷屬在漁翁島燈塔前合影。（圖／管振青）